

萬文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記

(十)

司 馬 遷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記

(十)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目錄

第一冊

卷一

本紀第一

五帝

卷二

本紀第二

夏

卷三

本紀第三

殷

第二冊

卷四

本紀第四

周

卷五

本紀第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卷六

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三册

卷七

本紀第七

項羽

卷八

本紀第八

漢高祖

卷九

本紀第九

呂太后

卷十

本紀第十

孝文帝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孝景帝

第四册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孝武帝

卷十三

年表第一

三代世表

卷十四

年表第二

十二諸侯

第五册

卷十五

年表第三

六國

卷十六

年表第四

秦楚之際月表

第六册

卷十七

年表第五

漢興以來諸侯

卷十八

年表第六

高祖功臣侯

第七册

史記 一 目錄

卷十九

年表第七

惠景間侯者

卷二十

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侯者

卷二十一

年表第九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

第八册

卷二十二

年表第十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卷二十三

八書第一

禮

卷二十四

八書第二

樂

卷二十五

八書第三

律

卷二十六

八書第四

歷

卷二十七

八書第五

史記 一 目錄

天官

第九册

卷二十八

八書第六

封禪

卷二十九

八書第七

河渠

卷三十

八書第八

平準

卷三十一

世家第一

吳太伯

卷三十二

世家第二

齊太公

卷三十三

世家第三

魯周公

第十册

卷三十四

世家第四

燕召公

卷三十五

世家第五

史記 一 目錄

管蔡

卷三十六

世家第六

陳杞

卷三十七

世家第七

衛康叔

卷三十八

世家第八

宋微子

卷三十九

世家第九

晉

卷四十

史記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荀食龍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聯故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尹之北極大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聯故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尹之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賢成子。巫氏也。有如在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賢成子。巫氏也。有如在武丁。則有若甘般。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卒維茲有陳。保父有殷。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云。召伯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

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國史先失也又自

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

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諡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虢共和之時惠侯

卒子釐侯立音傳釐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

立鄭鄭或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諡周

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宣侯十三年卒子桓

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桓侯七年卒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

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

性也系家以為北燕失之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

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

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

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舉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

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

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于燕齊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使燕共貢天子

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

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謙周云系家襄伯生

宣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

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爲執政。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則與春秋經傳不。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爲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公然紀年之書。多是譌謬。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滅在成公二年也。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按紀年。成侯。湑公立。湑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術字也。是歲。三晉列爲諸侯。名載。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術字也。是歲。三晉列爲諸侯。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林營地名。一云。林地。釐公卒。簡公生。獻公則此常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系本已上文公爲閔公。則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從足從。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王也。言君初以

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諡也。後追書諡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案孫子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之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使音所史反，問音紀覓反。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

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按戰國策曰：子之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

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孟康云：秦以一鎰為一鎰，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

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而以啓人為吏。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

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此人，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鄭玄云：效，呈也。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願猶反也。言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民皆恐懼。將軍市被

聽政，願為臣。願猶反也。言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民皆恐懼。將軍市被

國人姓名。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潛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

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音勅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並去聲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

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

失也。」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

地之衆，以伐燕。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騶

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

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斐駟亦以此系家無

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

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

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

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潁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

惠王七年卒。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為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

或太史公之說疎也。韓魏楚共伐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

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諡法無

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

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趙東隣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貉，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

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人，謂以五一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

鄒。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代州也。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

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爾。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

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

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秦樂乘於代。戰國策曰：廉頗以二十萬遇栗

腹於鄒，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

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繁陽，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武遂，屬河

方城。河，屬徐廣曰：屬涿郡，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龐煖，音況，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

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鄴，即相州，鄴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

六國，秦兵臨易水。易水，屬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督亢，地屬燕

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

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

賁音音、王翦子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交雜也。又作崎。疆，錯劉氏云：錯也。崎嶇疆

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王，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聘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苗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考證

燕召公世家。惠公多寵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臣照按三姬字俱應作臣。世表云。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然則三姬字並爲臣字之訛無疑也。公欲立寵姬爲妃。何必去諸大夫而後得立耶。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臣照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及齊破燕。並是齊湣王事。與孟子異。乃此處却謂是齊宣。太史公不應首鼠兩端。蓋宣爲湣字之訛也。顧孟子作齊宣。而史記作齊湣。其故不可得而考矣。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不監本訛作大。今改正。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索隱按餘篇及戰國策竝無聊字。○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郤而不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悉復得其故城。○故監本作敗。今依宋本作故。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于趙孝成王爲六年。是年秦阮趙卒於燕武成王爲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臣照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又按昭王卽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五王。當有兩劇辛耶。否則皆傳訛也。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妃國語云杞繒二國姬姓夏禹之後太妃之家太妃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傳云太妃者武

姬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

古邨伯姬姓之國次曰霍叔處鄭玄注周禮云霍山在潁本春秋時霍伯國地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

載冉一作冉音奴甘反或作邨音同冉國名也季載人名也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曰文王之

子為侯者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並去聲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

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封叔度

於蔡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

於成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邨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邨鄉後漢地理志以為成本國又地理封叔

處於霍東夷縣霍大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名孔安國曰康畿內國武

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爲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國也戰名也季字也冉或作卬國語曰冉季鄭邇於那處杜預曰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與卬皆音奴甘反冉季康叔皆有駟行如字音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傳定公四年事見左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尙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史遷何憑而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宋曰胡徒居新蔡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政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夫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

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弟，女弟，卽蕩舟之姬。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醢之。音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郊敖而自立爲靈王。反，郊，紀治，反，敖，五，高反。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招，或作若，又作昭，並音時遙反。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申，故申城，在郢州。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蔡之大夫也。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今系本無者，近脫耳。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蔡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

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妻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於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載在衛上。衛使史鮑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鄉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音致。實。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州來在淮南下蔡縣。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賊名也。利。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徐廣曰：或。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十三年，即在春秋後二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爾雅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稱疆國，傳數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第，自合析爲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

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關圖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卽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略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關圖宋忠曰濟陰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脾卒子

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

奔于歲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

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關圖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關圖按年表作

寧緒七錄並無不知裴駟何所從錄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

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關圖孫檢曰一作終渾渾音生桓公三十五

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

公夕姑立關圖夕音亦卽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

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

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關圖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關圖蓋音駢負羈諫不聽關圖曹大夫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

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

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

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名廙。左傳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

歸。已復釋之。案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於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於晉。晉人謂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子臧反。晉於是

歸。五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

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

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

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諱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伯卒。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

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

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且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

去曹。無離曹禍。離。離也。即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竊說於曹伯。十四

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謂犯也。言曹因棄晉而犯宋。遂至滅宋景公伐

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或無此論。檢諸本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

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公孫彊不

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鷓鴣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惠禮薄。穆侯齊蕩舟。乖謫曹共輕管。負羈先覺。伯鬲夢社。祚傾振鐸。

考證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臣照按十子。長次各書不同。毛詩疏曰。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聘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聘季之兄。夫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邲于富辰之言。當在蔡霍之間。五叔者。曹管蔡邲霍。曹應在管之上。皇甫謐則曰。文王娶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聘季載。其名與史記同。其次亦異。左傳疏曰。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馬遷之言多辟繆云。今亦莫定孰是。姑列其同異如此。

餘五叔皆就國。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左傳杜預注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孔穎達疏云。史記云。聘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子宣侯措父立。○春秋作者父。

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監本少隱太子友四字，今添。

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左傳作祝鮀，此作史鮪。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年表作四十七年。

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

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途是也。至于周武王克

殷紂，乃復求舜後。按左傳虞過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曰：武王以元

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

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二十三

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

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先牒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

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圍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

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

桓公鮑卒陳亂故再赴其日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

諱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諱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佗

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佗立桓公躍為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佗立未踰年故無

諱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佗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

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佗為厲公遂以躍為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佗為厲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史公

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

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是為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六四

變內卦為中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若在異國必姜姓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

外卦為異國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周敬王四十一

齊簡公周敬王三十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

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

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

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

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羈寄旅客也幸得免

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周禮云冬官為考工主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

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響有媯之後將育于姜陳姓齊姜姓五世其昌

并于正卿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為八代者以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為八代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

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

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

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

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列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衷其衣以戲於朝其和服殺梁傳曰或衣其衣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陳殺

泄冶其大夫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

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傳曰：申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傳曰：謂申叔時之語。而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鄭敖，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傳曰：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爲二人，亦恐非。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傳曰：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傳曰：一名君。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顛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顛頊，故爲顛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傳曰：賈逵曰：自暮至于替，無違命。虞思也。至于替，無聞遠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暮，舜之先也。闕案：國語：賈義爲長，闕賈逵以暮爲虞思，非也。傳言自暮而至替，瞽瞍知暮在替之前，非虞思明矣。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預曰：遂

舜後蓋殷之與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重音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殷也且文云自暮至警暇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為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使祀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為舜後是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

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

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

為元空籍五歲矣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為元年故今空籍五年為元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

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國在汝南平輿胡歸姓沈姬姓沈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

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

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

潛公按左傳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

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潛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

三年孔子仍在陳凡經八年何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

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

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潛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杞國名也東樓公諡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邱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為東樓公是也蓋

周封杞而居雍邱。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昔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取牟婁者，邑又州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殷時或封或絕，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殷時或封或絕。

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邱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

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二年卒，始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

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立。音蓋。句，一作郁。蓋，譙周云：名鬱來，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音過，哀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闕音過，哀立。謚哀，謚周云：謚懿也。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欬立。徐廣曰：一作速。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

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

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本或作鬱六，皆通。然鬱六皆皆

錄之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苦繇後地理志云六安故國臯陶後偃姓為楚所滅又傳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臯陶後國名是有英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

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言十一人敘伯翳而別言垂益則為一人今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舜禹

身為帝王其稷契及翳餘乃為顯諸侯滕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蓋軒轅氏之子有則後代皆為帝王也

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驪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又許太叔太岳之胤二邾曹姓之君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世家

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

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與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媯滿受封東樓婁世闕路墓逆夏姬淫璧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井後處皆亡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考證

陳杞世家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

陳杞世家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

陳杞世家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

陳杞世家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

陳杞世家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臣照按左傳疏曰世本帝舜姚姓又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

以二姚則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之裔乃姓媯。史記則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與左傳異。

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年表在釐公五年。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年表，陳成公八年，楚莊王薨。

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左傳及年表，俱在陳湣公之八年。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年表，陳亡于湣公二十

三年，孔子亦卒於此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以奉夏后氏祀。○祀，監本訛作杞，今改正。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地理志以爲周懿王子。

故弗采著於傳上。○臣照按：上當是云字之訛，各本皆同，故弗改。

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集恐其有賊

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驪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

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宋

也。定昌。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若梓人為材。君子示君子

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

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集案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游。少帛。續。莜。旂。旌。大呂。賈。遠。曰。大路。精。莜。旂。名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爾譏。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

蓋以不宜父子俱監康。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廕伯立。廕案史記音義曰。廕

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系本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詰稱康

兩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

子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恒為方伯耳。至頃侯

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立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虢。共和

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廢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杜預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鵠。括地志云：故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鵠，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鵠，鵠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鵠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鵠，鵠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

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

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邱。武縣有楚邱亭。立戴公弟

燬爲衛君。燬，案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燬音毀。是爲文公。文公

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

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

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

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爾。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南河，服虔曰：南河，濟南之

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陳。陳，楚之

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

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謂賂之也。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

誅元咺。衛君瑕出奔。元咺，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

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邠歌弒其君懿公。邠歌，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邠，或作蓋。三十

五年，成公卒。陽宋忠曰：濮陽帝邱地名。子穆公遫立。音速。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

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
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姜鼓琴。師曹樂人。賈逵曰。姜不善曹答之。姜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答曹三百。
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寧惠子。寧殖也。而曹去射鴻
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
孫文子子數侍公飲。駟案左傳曰。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何人斯。居河之壘。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
欲以譬文子。居
河上而爲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
知也。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
爲殤公。氏云。殤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寧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寧喜攻
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
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寧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寧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
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
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成子曰。康叔
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

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

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

陽邀謀朝使殺夫人子家臣戲音彘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呼太子

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遊于郊令子郢僕僕御也郢靈公少

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郢自謂已無

德不足以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

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衰經爲若從

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

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

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圍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

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

車也三死死罪三杜預云三罪紫衣祖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熱故袒不敬也衛侯求與之盟許

令名者與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

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謂良夫

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

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懼母杖戈而先先至孔氏所太子與五人介與撥從之也與撥豚欲以盟故

也伯姬劫懼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臺上召衛軍臣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仲由

孔氏邑宰召護駕乘車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行爵食炙服虔曰欒寧使奉出公輒犇魯杜預曰

故告之服虔曰召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且欲至門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服虔曰公孫敢衛

其難服虔曰言食懼之祿欲救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服虔曰公孫敢衛

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懼

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鯨敵子路

也服虔曰二子翻燬之臣敵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結纓而死

也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懼竟立太子蒯聩是爲莊公莊公蒯聩者出公父也

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

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戎子滑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

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

子楚丘是戎與衛相近也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

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爲夫人髮又欲剪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

北牆折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轍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略也衛

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案左傳曰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

衛石曼專逐其君起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

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

十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紀年云四年子敬公弗立案世本

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生機公舟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趙也昭公六年公

子齊音尾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音適

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訓亦作馴同休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音適

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

越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爾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樂貨據紀年嗣君

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

為元君元君為魏堦故魏立之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

縣而并濮陽為東郡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案年表云元君

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夷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梓石磻。皮冠射鴻。乘軒使鸞。宜縱淫。孽。生。似。明。刺。職。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考證

衛康叔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顧炎武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毛且責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臣照按。衛始封侯。見于書。爲方伯。見于詩。詩書並有文。豈得復疑。索隱謂史遷之誤是也。顧炎武申龍門而難小司馬泥矣。謂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安知其無耶。何不卽舉衛爲有之驗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臣照按。大事記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益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太子完立。是爲桓公。○左傳疏曰。石碯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太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太子。非也。

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臣召南按左傳及宋世家。鄭內公子馮。州吁弑君自立。欲免諸侯。故爲公子馮而伐鄭。此云因州吁友于叔段。爲段伐鄭。與彼異。

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臣照按莊伯卒于哀侯之二年。是爲衛宣之三年。此莊伯二字。明是武公之誤。觀年表及晉世家自見。

惠公立三年出亡。○臣人龍按上文云四年。此云三年。又按左傳魯桓公十六年冬。惠公奔齊。則四年是矣。

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許應元曰。左傳衛朔立四年出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此言十三年。旣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七年。

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爲衛君。○臣照按左傳魯僖之二年。諸侯城楚邱。事在衛文之二年。年表亦同。此敘在文公立前。與彼互異。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成公出奔。索隱奔楚。○臣照按左傳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於襄牛。杜預曰。襄牛。衛地。又下文索隱云。楚師敗。懼乃出奔楚。此索隱衍文。

齊置衛獻公于聚邑。○臣世駿按左傳齊人以邾寄衛侯。杜預曰。邾。齊所滅邾國。音來。此作聚。互異。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秋。左傳作剽。

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王若虛辨惑曰。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懲。是何乖異而不同耶。按前說本於左氏。當是後說正有他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謂與國典也。尙般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曰：太師少師。馬融

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鄭玄曰：發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吾家保于喪。家保。謂案馬融曰：廂大

告之。我其發出往。往也。鄭玄曰：往尙書作狂。蓋亦今文尙書意。異爾。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顯墜於非義。當如

夫稱。今女無故告也。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躋如之。何其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

家。記曰：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齒亡般國。是下齒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音災。乃毋畏。畏不

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齒亡般國。是下齒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音災。乃毋畏。畏不

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齒下不。今般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般民使神機。又

神地曰：祇。尙書作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箕國名也。子

劉氏云：陋淫猶穰穰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箕國名也。子

也。紂親戚也。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爲象箸。音持略反。按

玉杯箸。事相近。周禮六禮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楮。則必思

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爲器。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楮。則必思

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

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騶案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過當

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

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案時比

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案時比

千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

義稍迂。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

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

行也。孔安國曰：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歎。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

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王繇則殛死，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

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

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

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其自然之常性也。言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

從革。孔安國曰：金之性從入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

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穠之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孔安國曰：司空掌營

諸侯朝覲之官集解鄭玄曰掌軍旅之官集解鄭玄曰掌軍旅之官集解鄭玄曰掌軍旅之官

星五曰歷數集解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也集解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也集解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也

其庶民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

以守中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

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

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集解馬融曰凡其庶民有謀有所趣舍也

人斯其維皇之極集解孔安國曰惟大中之言可勉進也集解孔安國曰惟大中之言可勉進也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解王肅曰使進其行集解王肅曰使進其行集解王肅曰使進其行

之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集解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集解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

女用咎集解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集解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

有作好遵王之道集解馬融曰好私好集解馬融曰好私好集解馬融曰好私好

道平平集解孔安國曰治也集解孔安國曰治也集解孔安國曰治也

極集解鄭玄曰謂臣也集解鄭玄曰謂臣也集解鄭玄曰謂臣也

用是教訓天下集解馬融曰亦盡極集解馬融曰亦盡極集解馬融曰亦盡極

於天為順也集解馬融曰亦盡極集解馬融曰亦盡極集解馬融曰亦盡極

之光集解王肅曰近猶益也順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集解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三德一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曰正直集解鄭玄曰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平康正直集解孔安國曰世

不友剛克集解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世內友柔克集解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世

伏之謀集解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高明柔克集解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

辟玉食集解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王

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孔安國曰在位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集解孔安國

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集解案尚書作圖涕音亦尚書無驛孔安國

知卜筮人而建立之霧集解徐廣曰一曰漢曰被霧集解霧音蒙然蒙與霧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集解鄭玄

之用謂雨濟圖霧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封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

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圖者色澤而光明

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祿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立時人為卜筮集解鄭玄曰立是能分別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玄曰從其多者著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慮然後卜筮以決之集解孔安國曰先盡謀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集解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

其逢吉集解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

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樓以長物五者來備各以其序

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曰肅時雨若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

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若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通理則時風順之曰咎徵孔安國曰

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曰僭常暘若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則常煖順之

讀按下有曰急也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霧閣則常風順之

四時也孔安國曰有別師尹維日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月日時毋易

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政治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孔安國曰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曰箕星好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常所以從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四曰攸好德

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斃曰凶未冠曰短未婚

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弱於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音潮而不臣也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婦人性多涕泣也。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莠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

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爲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

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

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

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案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爲

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謙周云。宋公稽卒。子丁公申

稱故。二微雖爲宋公。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未諡。故名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

立。丁公申卒。子湑公共立。湑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湑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魴。

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湑公庶子也。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

虢。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

蕁。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呂忱曰。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

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

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

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

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

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

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

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服虔曰。督說。目

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爾。而十一戰。戰伐鄭圍其東

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郭。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民苦不堪。皆

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

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

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問凶曰。甲。湣公

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

於乘丘。乘丘。徐廣曰。乘一作。乘。駟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萬。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

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闔。何休曰。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

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服虔曰：以厚革裹之。宋人醢萬也。

服虔曰：醢，肉醬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

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卽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

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駟案左傳曰：隕，六鵠退蜚。六察之則鵠，徐察之則退飛。

鵠，按傳十六年左傳實石于宋五，實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

別年，不與實石退鵠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爲實星，遂風疾也。續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連恆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爲文，故與左傳小異也。八年，齊桓公卒。

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鵠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傳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

求諸侯于楚，楚纒許之，許未合，至汝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

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

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

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駟案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

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

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

言與。徐廣曰：一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謂鄭

夫人平氏姜氏之女。叔瞻曰：成王無禮。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既

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

竟卒。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

之疎。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

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

卒。十七年，成公卒。孫固殺成公。年表云：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孫名固為大司馬。而自立為君。

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

於長丘。駟案：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復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

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證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為君，又豈證昭乎？七年，楚莊王即位。九

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曰：襄公夫

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乃助之施於國。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大夫華元為右師。公子華元鮑

也。不可鮑不肯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相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

元，戴公五代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相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

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

繆之族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

不及御羊羹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文也王肅曰文馬

畫馬也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伯匹用牽車百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

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

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

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

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北之至河乃還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

公少子成是爲平公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

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

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

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

立按曼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

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

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

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

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

昭公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曰。禚音端。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

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九年。昭公購音古。候反。悼公八年卒。紀年。十八年。子休公田

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

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秋。皆以偃諡康王。呂氏春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

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記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

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魏。案年表云。偃立四十四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

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智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說左氏則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

爲多，爾案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襄公臨大事不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宋襄之有禮讓也。忘大禮而君子或以

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宋襄之有禮讓也。忘大禮而君子或以

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宋襄之有禮讓也。忘大禮而君子或以

考證

宋微子世家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隄，隄國懼禍至以告紂。○臣照按隄國二字疑衍文。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王若虛辨惑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則微子既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耶。

左牽羊。右把茅。○孔穎達左傳疏曰。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于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臣照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類是也。微子適周。尙在大會孟津之前。則周固殷諸侯。以王之庶兄。而之其國。何面縛銜璧輿觀而請死乎。此春秋時傳聞之紕繆。而因而襲之者耳。亦不止史遷所載手縛於後。而又左牽羊右把茅之謂自相矛盾。卽左氏所載。亦不可信也。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毛詩振鷺疏曰。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于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于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

殤公卽位十年爾。○臣照按旣云卽位十年。何得編於九年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字。蓋十字之訛也。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弑于宋殤公之八年。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左傳及年表。俱作十年。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左傳。宋殤九年。爲魯莊之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彼戰乘丘於大水之後。又書曰十年。

十一年秋。○臣世駿按。殤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鷓退蜚。○王若虛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如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雨俱下。六鷓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徐孚遠曰。以上楚事。著於宋傳。失刪正也。

子成公王臣立。○穀梁傳作壬臣。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臣照植按。黃震日鈔曰。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爲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爲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僑如。史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僑如之祖也。宋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僑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僑如爲祖。則獲緣斯者。爲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裴駟以爲未詳。或者世次莫定。當闕疑與。

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此云衛伯不知何據。又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鮑革亦互異。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左傳爲亂者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異。

鄭命楚伐宋。○徐孚遠曰。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此云鄭命楚伐宋。恐誤。臣照按此傳寫倒置耳。蓋楚命鄭伐宋。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臣照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呂氏春秋云。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

共公瑕立。○三傳共公名固。

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爲誤。陳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爲晉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訛爲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司馬唐山。○左傳作蕩澤。

乃立共公少子成。○公羊傳作成。

子景公頭曼立。○春秋作纘。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左傳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七年也。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卷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

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鄆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者也。

駟案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虞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

龍以夏豕草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

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句所云。

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東陽。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郟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案世本曰居郭宋忠曰郭地今在大

二里按輿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括地志云故郭城在慈州昌寧縣東

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郭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燮音先驪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

晉水改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譙周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本作鞞

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斃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籍本及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鄭

本弗生或作灋王並音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

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晉人師服曰曰晉大夫賈逵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

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

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翼本晉都自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翼本晉都自

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世本云欒叔實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

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

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

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鱣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陲。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

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爲君。是爲鄂侯。郟而他本亦作郟。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

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尺證反。

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涇廷。涇南鄙邑名。涇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

晉于汾旁。白耶反。白耶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

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

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

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

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

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

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

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

王出奔居鄭之櫟邑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

之八年士蔣說公士蔣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達曰聚

邑命曰絳始都絳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杜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蔣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

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屬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

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

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

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三國皆姬姓

魏在晉之蒲坂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河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爲然服虔云在蒲坂非

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謂將下軍先爲之極服虔曰言其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太子不從下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數從一至萬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

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

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

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曰里克晉

卿里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

季也曰有代太子從曰撫軍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誓軍旅

守則從之杜預曰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則不孝是爲師必

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

軍旅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不得立已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袷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

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晉伐曲沃也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

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邑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號晉南號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下陽號

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穀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

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

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

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章昭

曰將飲先餐示與犬犬死與小臣死名掌陰事今闕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

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

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

此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章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

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

於新城國語云申生乃維經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

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

子築蒲屈城弗就。蔿爲說反。爲于僞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

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章昭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爲勃鞞也。勃自沒反。鞞都提反。

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

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

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

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

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駟案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家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媵

秦穆姬。女。送女曰媵。以風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

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駟案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華。晉

右行。屈潰。其民逃。大夫。屈潰。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

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

於齧桑齧桑案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

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北邊翟東至河內河內音河曲也驪姬弟生悼子左傳作卓子晉

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邱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

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第毋會第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

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

為之驗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慚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

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

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

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綱案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

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

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章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豎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護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

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國語云里克及邳鄭使屠岸迎夷

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音佩貢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

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音省音省杜預云姓郤芮郤芮子即冀芮曰內猶

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音省音省杜預云姓郤芮郤芮子即冀芮曰內猶

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

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集解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郤鄭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疎略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

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郤鄭謝秦曰。

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

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集解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

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集解服虔曰。奚齊悼

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

而死。於是郤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集解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城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集解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

無禮。余得請於帝。集解服虔曰。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

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諸吾將復請帝。後十日。集解服虔曰。案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集解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

遂不見。集解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集解賈逵曰。弊。韓晉韓原。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集解更。改也。更葬。謂改葬也。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郤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

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與秦賂也。三子晉大夫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就秦繆公許之。

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

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

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謂受玉情也。召公譏之四年。

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舊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

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往。

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

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章昭曰：深。

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

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

晉惠公合戰韓原在馮翊夏陽北二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驚不行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

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章昭云：梁繇靡大夫也。虢射為右輅秦繆公集服虔曰：輅迎也。

音或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

韻反

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魏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小人言立子圉爲君之後，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一羊一豕爲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爲妾，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下。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

使人告欒郤之黨欒枝郤穀之屬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

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

固已成入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

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履鞮即左

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土其餘不名者

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咎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直叔劉

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左傳云伐唐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

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

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

興起也非狄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

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

犁二十五年言將死入木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

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下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其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服虔曰：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服虔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服虔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服虔曰：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

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服虔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其黍苗陰雨膏之。韋昭曰。詩云。瓦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呂甥也。鄰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猶見也。視。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音荀。卽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武公廟也。文公。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

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

輔龍及子推也龍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

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

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

且旌善人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

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

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

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

樊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子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宋贈馬之施杜預曰報

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

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欒實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

右擊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

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

卒一作徐廣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於晉患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

曹衛其勢宜釋宋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

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

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玉非敢求有大

功但欲執焉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

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也章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先軫曰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

怒楚章昭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

怒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

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宋公成公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

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齊王自往

踐土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

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俘音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天子使王

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

盧桓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桓黑黍鬯香酒也所以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晉侯三辭然後稽首

受之賈逵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

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勤習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

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陶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

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安國曰

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孔

文王武王能詳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

慎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

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

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

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

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

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

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

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

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于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

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

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

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

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

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

交。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

國於秦。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

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

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

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

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穉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

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衡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四年，秦繆公

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

卒。欒賈遠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

結舊好則安。賈季曰：「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嬴也。二君，懷、文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服虔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樂文不能求大而出

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僻，正亦反。言樂僻。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

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

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

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太子

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

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

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鄆地梁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也也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佯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當于邾不克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當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修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難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熱而蹯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鉏音鋤麇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示字鄆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曠斃者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

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如字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繼足用反又作曠又作就同素后反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

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

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政反以盾復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

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則服杜預曰

善其為法受風也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

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赤即斥謂斥候之人

樂獲秦謀殺諸絳市蓋彼諜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

桓子伐陳荀林父也桓子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

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

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

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

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殺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達曰。伯宗。大夫。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揚給爲救宋。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劉氏云。隆。卽龍。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鄙。誕及別本作。信字。信當作。聊。魯告急。衛與魯皆因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卽信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鞏。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蕭桐姪子。傳。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

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

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晉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驪、趙括、趙旃皆爲卿。離音佳。智罽自

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駟案：公羊傳曰：梁山，河

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晉。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遣子反書

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

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

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

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

卻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卻，卻錡、卻躒、卻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

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

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

鄢音僎。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

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

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駟案：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閭。

不可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曰：周庚京師，徹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宣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胥外驪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子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冀謂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

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雞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祁

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曰：行陳也。魏絳戮其

僕。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乃受之。冬，秦取我櫟。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關。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

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

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

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

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欒案左傳逞作綺。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

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

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

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

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

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

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

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寅荀偃之孫射音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晉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禮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

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年。

十二年。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也。長懼也。為哀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

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

殺幽公。紀年云。夫人秦蘇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也。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系本云。孝公頎。欣。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

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子靜

公俱酒立。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紀年

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案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遷。未知本末。祚傾桓莊。獻公昏惑。太子孺。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亡。

考證

晉世家。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為武王

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太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

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結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于母。此何以夢發于父。是馬遷之妄言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說苑君道篇。又以爲周公曰。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正義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卽燮父初徙之處。○秦藩本。此下有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共十七字。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左傳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年表作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毛詩唐風疏曰。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則言卒。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左傳。此事在魯桓之十一年。於晉侯爲五年。年表作六年。此又作四年。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爲莊之八年。於齊爲襄之十二年。合之晉侯。當是二十一年。此作十九年。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臣照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也。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二年。於獻公亦二年。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臣照按左傳齊姜爲武公之妾。獻公烝之。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晉世家云。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證之年表。重耳生年爲齊襄之元年。後十二年。齊桓方立。申生爲太子。其年必長於重耳。齊姜二十而生申生。在齊桓卽位之年。已三十餘歲矣。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卽位時亦不過與齊姜之年相上下。焉得謂爲其女乎。孔穎達左傳疏。亦詳辨之。

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秦本紀云。太子申生姊。左傳亦敍在申生上。此則云女弟。或弟字爲第字之訛。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臣照按左傳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狐偃其舅也。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櫛于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知戎爲允姓也。此

以夷吾母卽重耳母之女弟。蓋以大戎子小戎子之稱而淆說也。左傳疏曰：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固不得爲姊妹矣。

獻公子八人。○臣照按左傳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卽下文鉞介子推語。亦曰九人也。則八字乃九字之訛耳。

趙衰曰：士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左傳作子犯之言。

且言何以易之。索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臣照按楚子之意。謂重耳言不可易也。玉帛之會則有定典。無罄國以事人之理。唯兵車之會。乃得以退避申報。而數極于三。退三舍以避。可以報矣。真有國家者之言。何以易之。猶孟子言聖人不易我言之易。非小司馬之說也。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蓋子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云云。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左傳作狐偃之言。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徐孚遠曰：乘軒三百人。蓋小人濫位。詩所謂三百赤芾也。史云美女。

亦誤。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左傳是年祇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則子犯不死。于是年明矣。年表亦同。子犯二字蓋衍。

子景公據立。○左傳據作獮。

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左傳請老以辟卻克者。范文子也。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徐孚遠曰。此與趙世家所載不同。

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在悼公二年之夏五月。此作元年秋也。

平公元年伐齊。○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晉平爲三年。年表同。此作元年。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左傳昭公是年居鄆。晉頃之十二年。乃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大夫曰。歸我衛賈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攻趙鞅也。此則云午與范中行親攻趙鞅與范中行爲仇。

荀欒、韓不信、魏侈。○左傳作荀躒、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黃震曰：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子出公鑿立。○六國年表鑿作錯。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尺證反。音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離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晉當家則稱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爲當。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黎爲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爲木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明也。章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案千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專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

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孫有國升降六代

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風雍妻王氏夫男兒從右膝下水腹上出而平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

乎詩云不拆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

其無害也。爾系本云陸終其長一曰昆吾也。案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

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其長一曰昆吾也。案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

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案世

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案世

韓是也。爾系本云二曰蕞連是為三曰彭祖。案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

參胡宋忠曰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股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

諱鏗。帝顛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案世本

曰會人者鄭是也。爾系本云四口求言是為鄭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鄭國也。爾系本云

故鄭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

其地是為鄭國。為五曰曹姓。案世本曰曹姓者。鄭是也。爾系本云五曰安。周重黎之後。妘姓處

鄭武公所滅也。六曰季連。案世本曰季連者。楚是也。爾系本云六曰季連。楚是也。爾系本云六曰季連。楚是也。爾系本云

云二十一里。史記。六曰季連。案世本曰季連者。楚是也。爾系本云六曰季連。楚是也。爾系本云六曰季連。楚是也。爾系本云

云。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

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檢曰。一

音才叙反。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

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華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穎容三傳例云楚居丹

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與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

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

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與但反與宜同字亦作宜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

為後熊錫錫又作煬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

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括地志云房州竹山楊粵有本作楊粵音吁

越至于鄂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地理志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為鄂王州案九

武昌有本作夔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贊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州案九

音夔紅恐非也括地志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字越作就即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

曰即渠之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

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

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弒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

樂緯云熊渠嫡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斄熊勇

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斄熊勇

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一作滿少子季徇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按：建寧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

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罈音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

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坎若感反，一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作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為駒。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駒音徐。廣曰：駒音舜。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即黃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子文王熊贛立，始都郢。郢，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鄧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鄧城是也文王二十二年伐申過鄧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鄧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鄧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蔡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外城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蔣立騶案史記音隱云古艱字是為杜敖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音糾粉反左氏作類糾類反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黃汝南七陽縣故黃國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二十六滅英英一本作黃南蓋英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三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孟宋地也音子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夔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稱歸鄉是也

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也。且商臣蠱目而豺聲，忍人也。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紕

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案：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事，之也。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雖熟，莫久將有外救之援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

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

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

在洛西南服虔曰觀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楚王問

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凡戟有鉤喙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故以名焉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若敖氏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

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郭門也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封之賢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許衛反足以爲九鼎許衛反

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

盟。子良出質。鄭案：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

楚使也。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圍宋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

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

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

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

子員立。左傳：員音雲。是為鄭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子比，子皙棄疾。鄭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

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左傳曰：葬王子

鄭，謂之鄭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

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商湯有景臺之命。周

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

於是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緡，仍緡國名也。紂

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巖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

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曰：軍人聚然皆笑。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

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駟案左傳曰：徐，徐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

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

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服虔曰：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據左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曰：蕞一作

暴，駟案服虔曰：篳，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蕞言衣敝壞，其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晉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

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

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服虔曰：三國楚別都也。穎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括地志云：不羹，故

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左傳昭十二年析父

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也。十二年春，楚靈王

擊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諛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

擊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諛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

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觀音起殺蔡大夫觀起。觀音起

子從亡在吳。從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

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鄧，潁川郡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

古召陵縣西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

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邊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

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駟案左傳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衆怒不可犯，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

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訟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自襄州義青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壘水即鄢水是也。

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銷人。昭

曰：今之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

王困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畢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

王命。服虔曰：斷王旌。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

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萍。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

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司馬謂棄疾也。杜預曰：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巴姬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壁。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親族在楚，無聲而動。

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尙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

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

命之國民信之。華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

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

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

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轅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服虔曰以懷惠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

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左傳云獲神一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

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預云。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卽杜服慶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卽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尙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尙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尙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尙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尙。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預云。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三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初。吳之邊邑卑梁。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

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郢城，郢都也。郢都，今湖北江陵也。城郢，即城郢也。郢都，今湖北江陵也。城郢，即城郢也。郢都，今湖北江陵也。城郢，即城郢也。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

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名瓦，左傳云：瓦伐吳。誅無

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

吳伐取楚之六潛。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僂姓。吳之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

豫章。洪州也。今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

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

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案春秋：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郢。

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

人慮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

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

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立為

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偃城縣四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

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豫州偃城縣四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

伐楚。取番。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春秋楚恐去郢北徙都鄢。昭王故城在夔州樂鄉縣東北三十里。在故郢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鄢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案地理志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

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蜚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

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

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

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

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

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按潛

師密發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

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徐廣曰：閉塗，

昭王之妾，徐廣曰：閉塗，即攢塗也。故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

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鄒，鄒案服虔曰：白，邑名。楚

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鄒案：今廬州居巢

鄒縣之地。後漢分鄒置襄信縣，在今襄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

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

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於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

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

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

歲也。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徐廣曰：吳在元王四年。越滅

二年，楚滅蔡。周定王二十四年。四十四年，楚滅杞。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長

也。江淮北謂廣陵。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音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括地

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諡法

國曰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

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在大梁之西。榆關，當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

伐楚，取茲方。古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案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

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魯陽，案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

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

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

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州，齊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

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

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

王遇。搏音膊，亦有作附說，戰國策作擊。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

取我陘山。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

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亦作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

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

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冠音貫。令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痾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

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

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音官。冠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

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

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鬻桑。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

王為從。至與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

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

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

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利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

為門闌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

郡南。鄆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

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

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尙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謂失商於之。取償於齊也。吾國尙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尙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尙。靳尙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

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三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漢中郡。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鏗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執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弘農之縣，在澗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非也。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

不然秦攻三川

州也洛

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

遂於秦。以河山爲塞。

河也。山韓西境也。

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

子昧爲齊相也。

葛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

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

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

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

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

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

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

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

壤界。故爲婚姻。謂曰。婿父爲姻。婦父爲婚。相謂曰。婿。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

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

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

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

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

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風渭城縣，右扶

故咸陽城也。

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

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括地志云：郢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析水爲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

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

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鄆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鸞廣曰呂

靜曰鸞野鳥也音龍騏驎音其小鳥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

鄒誕鸞音虛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有青首者鄒

費邳邳者羅鸞也音驕祕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

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猶昔也其獲非特鳧

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

射圍之東遠也射音患魏左肘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圍音

魏城在汴州雍丘縣東晉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北中國之路向

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遠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

之外解葉則宋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築也音爭

方與兩郡並舉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一作簡鄭玄云精

屈也江河之間謂之榮收繩索緒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

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鑿新繳音沙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鑿鑿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

防音寶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遠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

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管子》：長城在濟南也。《管子》：長城在濟南也。《管子》：長城在濟南也。

徑太山千餘里。至鄆。鄆，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有長城，緣河

州博城縣北。東至北齊。鄆，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有長城，緣河

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蘇夕發沮丘。丘名也。《廣輿記》：在清河。《輿地志》：沮丘，密州莒縣。故葛

姓於葛。始都計斤。春秋時，始居葛也。夕發沮丘。丘名也。《廣輿記》：在清河。《輿地志》：沮丘，密州莒縣。故葛

據午道。詳其處。《輿地志》：劉伯莊云：齊西界接蓋在博州。西道蓋亦未。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輿

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西結境於趙。趙為境界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輿地志》：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

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繫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輿地志》：顧，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

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鑿新繳，涉鄆塞。《輿地志》：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一作颯。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鄆城

是也。徐言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輿地志》：謂華山之東。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

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鄆郢。膺擊韓魏。《輿地志》：韓魏當秦之前。故

國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
報使武公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
然夫弑共主臣世君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
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
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
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
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鄒魯有禮義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齊本與齊韓
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方城之外許州葉縣
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
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
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
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
之於虎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
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九鼎也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翻亦作融同音歷三

曰翻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

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謂割房金均三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

山四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夷陵名後

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

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

立本作完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

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趙地無其名字誤

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

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壽春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

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楚大敗楚軍亡十

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蕘蕘音機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

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曰秦廢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注類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

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音那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蕞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圍箕嬀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愆姦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考證

楚世家卷章生重黎○尙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繆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臣照按史遷所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與其過而廢之母寧過而存之故往往兩存其說非自相矛盾也至此以重黎爲一人與左傳不同者左傳後出太史公或未之見後人據左傳以駁之固當然傳聞異

辭於數千年後斷左傳之必是而史遷之必非亦何所憑耶。惟劉氏爲調停之說而小司馬信之稱以爲當則大不然。劉氏謂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夫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黎者二人之名猶夫周召蕭曹云爾寧有對周對蕭而言則單稱召單稱曹自言當家則稱周召稱蕭曹之理耶名之不可假借猶夫南北天地之不可混而一也寧有對彼南則單稱北對彼天則單稱地自言當家則稱南北稱天地之理耶。

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鄭語作叔熊季紉。

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杜預注左傳云蚡冒楚武王父劉炫據楚世家以爲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孔穎達疏云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

王室不聽還報。○監本作還報楚宋本無楚字今依宋本刪。

乃自立爲武王。○顧炎武曰乃自立句爲武王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諡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

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諡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臣世駿按左傳：楚文王于魯莊五年卽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十五年。世家年表並不同。

二十二年伐黃。○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年爲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果敗子玉於城濮。○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子莊王侶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困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于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據年表，魯宣之二

年爲楚莊之七年。

共王審立。○楚語作歲。

王怒射殺子反。○臣召南按左氏子反自殺。非莊王殺之也。惟呂氏春秋有斬子反之語。此又作射殺。

子康王招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臣世駿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爲靈王六年。

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王行遇其故錡人。○吳語錡作涓。

遇王飢於釐澤。○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

楚乃恐而城郢。索隱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臣照按是申明上文城郢之故。非此復城郢也。史原不誤。索隱正義兩家皆失之。

太子珍少。○左傳作太子壬。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豫章。正義今洪州也。○左傳魯定二年秋楚伐吳于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也。

王從臣子綦。○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十五年。滅胡之年于楚昭爲二十一年。年表同。此作二十年。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左魯定之十四年。是年于楚昭爲二十年。

昭王問周太史。○說苑云太史州黎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左傳魯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年於楚爲惠王之十一年。徐廣作十年。蓋據年表。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臣世駿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尙未列爲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是年於楚爲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六國年表及通鑑俱作類。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臣照按周本紀無此事。六國年表是年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疑周字係鄭字之訛。

嬰子弗而用申紀。○國策作申縛。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顧炎武曰。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

迺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臣照按戰國策。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折券絕交。又張儀傳。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則宋遺非人名也。疑當作迺使勇士從宋遺書。北辱齊王。落從字書字。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索隱謂失商於之地也。○徐孚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名都故也。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爲亡地。

趙主父在代。索隱。主字亦作王。○徐孚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索隱誤也。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此作景陽。與彼互異。

九年。秦滅韓。○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是年爲楚幽之八年。

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六國年表作弟郝立。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秦始皇
本紀作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